

我省召开庆祝记者节座谈会 肩负起使命任务 开创新闻宣传工作新局面

华西都市报(四川日报记者任鸿)11月7日,在第十九届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,省委宣传部、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在成都召开庆祝记者节座谈会,全省优秀新闻工作者代表齐聚一堂交流学习,共同庆祝属于新闻工作者的节日。会议号召,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更好地肩负使命任务,推动全省新闻宣传工作开创新局面。

会议向获得中国新闻奖、四川新闻奖以及全省

“十佳记者”“十佳编辑”的新闻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。据悉,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于11月2日揭晓,共有9件来自四川媒体单位的作品获奖,其中二等奖作品4件、三等奖作品5件。与此同时,经省内媒体推荐,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审核评议,2016-2017年度四川省“十佳记者”和“十佳编辑”已评出。评选活动旨在检阅两年来我省新闻工作业绩,表彰我省德才兼备的优秀新闻工作者,

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,牢记职责使命,保持人民情怀,记录伟大时代,讲好中国故事、四川故事,传播中国声音、四川声音。记者了解到,“十佳记者”“十佳编辑”获奖者均从事新闻工作满5年以上,获得过中国新闻奖或四川新闻奖。

会议指出,过去的一年,我省新闻战线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,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,全面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战略部署,打赢一场又一场攻坚战,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突破。会议号召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要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,坚定“四个自信”,践行“四向四做”,增强“四力”,更好地肩负使命任务,干事创业、开拓进取,在新时代展现新闻工作者的新形象新作为,奋力开创新闻宣传工作新局面。

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梁波

港珠澳大桥通车

我们在伶仃洋上仰视大国工程

2018年10月23日,采访坐标又一次定位在了伶仃洋上。

当天上午,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举行开通仪式。这是一座最长的跨海大桥,也是最牛的大国工程。它飞架伶仃洋,让香港、珠海和澳门迈入“一小时生活圈”。

这是我第二次走近港珠澳大桥。上一次,2017年7月7日,海底沉管隧道贯通。我走进海底40米的沉管隧道,已然折服。

这一次,我又该如何走近?来到淇澳大桥的海边,几个渔民坐在船头闲聊着。他们的话题,自然离不开港珠澳大桥。加入他们,希望能指点迷津。

“我开着船,驶过大桥时,从远到近,从近到远,我只能仰视它……”渔民老杨的话,让我茅塞顿开。

好,这一次,就来一次海上直播,用仰视角度,去领略中国工程之美。

10月23日中午12点,我们乘坐快艇从珠海香洲码头出发。雨后的伶仃洋,烟波浩渺。起初,大桥若隐若现。快艇行驶了不到5分钟,高达百米的江海通航桥塔映入眼帘。站在快艇上,我只能仰起头,才能看到塔端。快艇驶过通航桥孔,沿着大桥另一侧,朝香港方向驶去。

大桥弯曲着向东延伸。为何不是直线?原来,大桥要跨海,就得依据洋流流向而建,因为洋流才是这片海域真正的“主人”。否则,经不起“风吹浪打”。

快艇很快,差不多十来分钟,西人岛跳进眼帘。这是一座我非常熟悉的、中国工程建设者“无中生有”的岛屿。与上次不同,如今它已装修一新。我的思绪回到一年前,想起了总工程师林鸣讲述的“敢于重来”的故事:最后一节沉管对接,首次对接已经达标,林鸣却要求重来一次。第二次,耗时42个小时。林鸣说,指挥沉管对接,像指挥一支交响乐队,是他人生巅峰。敢于重来,是一个工程师的胸怀与态度。而他之所以敢于重来,是因为中国桥梁工程建设已经拥有“重来”的能力与技术,去弥补那几毫米之差的遗憾。

前后两次采访,从平视到仰视,港珠澳大桥尽显大国超级工程之美,尽显“中国智慧”!

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

金沙江断流

我们经历“四季”报道堰塞湖

2018年10月11日,下午3点,刚码完稿子最后一行字,报社总编辑通知:“金沙江断流了,你去。”

当天下午,一行三人,坐上司机老王的车,喝过一瓶红景天后,便从成都奔赴1000公里外的白玉县。

“断流现场怎么去?咋个报道哦?”连续翻越折多山、雀儿山,海拔攀升了N倍之后,终于在第三天凌晨抵达白玉县。当晚我们计划采访白玉县指挥部情况,被拒绝后只能深夜打搅一线退下的抢险队员,发了两篇快讯,然后在高原上睡了过去。

“必须要去堰塞湖前线,才能带回最新的声音和画面!”报道组在激烈讨论过后,好不容易协调到一辆越野车,直奔最近的一处观测点。

在海拔升到4700米左右时,车子停了下来。“不能走了,前面全是暗冰、陡坡,去了会没命的。”在高原上开了15年车的老司机,不敢往前。而更糟糕的情况接踵而来,后方一辆越野车因下坡滑坠直接撞进我们的车,车里的人整个腾空,惊魂未定。“这可是在4700米左右的雪山上追尾!”有人大叫。

下车后,雪已经停了,转瞬而来的是暴晒。一番商量后,徒步前往观测点已经不现实了,在雪山上,举起摄像机,向网友播报了这段经历和从指挥部获得的最新消息。

“高原上的天气说变就变。”这是当地人告诉我们的话,也成了稿件的开头。当天,在返回白玉县城后,雨水倾盆而下,没有一点儿征兆。

不能直接观察堰塞湖,我们就迂回作战。通过各方努力,我们不仅拿到堰塞湖最新的视频,还夜访到水利专家和无人机小队,做了更新更详细的解读,并通过视频、文字、直播的形式第一时间呈现。

在白玉县采访的一天得经历四季才算一天。当晚,突然下起冰雹,配合着高原的雨和风,我们一路躲闪着回到小旅馆,听着若有若无的金沙江水声,摸出笔记本电脑、本子和笔,望着窗外的高原夜色,写下《金沙江畔点灯人》《专访水利专家》《专访无人机小队》等一线报道。

凌晨2点,关上电脑,高原难眠。我问自己,为啥那么干脆就来?有句话听着矫情,但很实在——我们是媒体人,要传递最真的声音。

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

(四川5件)

【获奖作品】广播消息《四川达古冰山景区 全国首例网友定票价》

【主创人员】四川广播电视台易军、李红、王思睿

【作品简介】该消息以小见大,对景区通过网络票选主动降价这个事件进行报道,树立了景区门票价格合理、规范化的新典型,彰显了景区的社会责任担当,有效传播了景区惠民正能量。

【主创感言】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,是否保有好奇心、敏感度与行动力比较关键,这也是我们新闻人要不不断提醒自己的。

【获奖作品】电视专题《生者》

【主创人员】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张林林、李多思、邢航、李文娟、谭晨、袁理

【作品简介】该作品呈现了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9年后,一位坚强的生者对另一位心理受挫者的积极影响。作品展示生者的现状和坚强,表达出了震后生者对生活的信念和希望。

【主创感言】作为一线记者,我最真实的想法是,今后完成好每一次采访报道,尽力做好每一期节目,踏实工作,用心讲好成都故事,多出好作品。

【获奖作品】网络专题《人民的名义》

【主创人员】四川新闻网邱令璐、陈浩、王晓勇、吴鉴桥、代红、陈玲

【作品简介】该系列连环画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,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,四川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始终不忘初心奋力前行,为四川跨越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感人故事。作品共18期,手绘连环画140余张,以旧体章回小说的形式,形成完整的6套(篇章)连环画册。

【主创感言】用接地气的方式讲好故事,用有特点的策划唤起情怀。互联网时代需要更新颖、更创新的策划形式,我们将努力打造更具网络特色、更受网民欢迎的互联网产品!

【获奖作品】融媒直播《超燃!俯瞰超级工程“川藏第一桥”159米隧道锚世界第一》

【主创人员】封面新闻APP李鹏、方楚、余行、崔燃、李智、邓景轩、李俊雅、胡瑶

【作品简介】俯瞰“川藏第一桥”,上至距大渡河水面364米的桥面,下至在花岗岩里凿出的159米“世界第一隧道锚”。直播通过航拍和主播上桥体验等,展示了超级工程的震撼画面。

【获奖感言】封面新闻一直坚持传播优先、视频优先、故事优先的传播策略。扎根基层、深入一线,充分运用新技术、新手段,讲述更多好故事、传播更多好声音,是我们的目标。

【主创感言】整个直播报道弘扬的是积极进取的时代主旋律,鼓舞士气、凝聚人心,让网友与国家发展同“屏”共振。

【获奖作品】新闻论文《“顺势”与“逆势”下新一轮报纸副刊热析》

【主创人员】华西都市报 赵晓梦 张晓燕

【作品简介】在《中国报业》刊发的此论文,深刻剖析了移动互联网传播时代,报纸副刊助力报纸内容转型升级的趋势与路径,强调报纸要通过文化副刊来创造价值阅读。

【主创感言】从互联网时代办“大众化高级报纸”,到全民手机阅读时代“做报纸就是做艺术品”,用“工匠精神”办报办端,是都市报人永不停止的创新精神。

(四川日报记者 钟振宇 任鸿 整理)

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西

金庸先生逝世

我们在香港送别一个江湖

2018年10月30日,刚刚在香港结束了一天采访的我,正和两位同事寻觅晚餐,几乎是同时,我们三个人的手机都响了——同一件事,金庸先生去世了。后方发出指令,希望我们尽快赶到现场,配合进行直播。

第一时间,我们三个都有点懵圈,消息准确吗?去哪里直播?能够迅速采访到哪些相关的人?一边着手解决一连串问题,一边坐上去往医院的计程车,上了车我才后知后觉的有一丝怅然若失,那个陪伴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大侠,真的离开了。我一直等待的作品大修,将不再可能。

其实,这不是我第一次经历送别。这些年,我和同事一起,送别过牺牲的战斗机飞行员余旭,送别九寨沟地震中遇难的群众……我们经历了对于逝去的告别,也见证过放下过去的新生,例如,在汶川地震十年后,那些从生命裂缝中开出的花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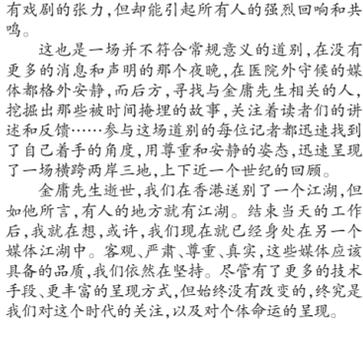
但这一次,又是一场太过不同的送别,因为我们太清楚,这位老人对于这个时代,对于大多数人的意义,我们告别金庸,更是感谢他为我们建构的那个快意恩仇、有血有肉的江湖。

这是一场不打扰的告别,在医院门口,在前后方的默契配合下,我们完成了直播。在直播中,我们无意为这场送别贴上任何标签,仅仅只是见证和记录,在现场的每一个人,响起的每一首歌、每一个匆匆赶到又默默离去的身影,都是一个故事,这些故事,没有戏剧的张力,但却能引起所有人的强烈回响和共鸣。

这也是一场并不符合常规意义的告别,在没有更多的消息和声明的那个夜晚,在医院外守候的媒体都格外安静,而后方,寻找与金庸先生相关的人,挖掘出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故事,关注着读者们的讲述和反馈……参与这场告别的每位记者都迅速找到了自己着手的角度,用尊重和安静的姿态,迅速呈现了一场横跨两岸三地,上下近一个世纪的回顾。

金庸先生逝世,我们在香港送别了一个江湖,但如他所言,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结束当天的工作后,我就在想,或许,我们现在就已经身处另一个媒体江湖中。客观、严肃、尊重、真实,这些媒体应该具备的品质,我们依然在坚持。尽管有了更多的技术手段、更丰富的呈现方式,但始终没有改变的,终究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关注,以及对个体命运的呈现。

制图 高翔

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殷航

直播台风“山竹”

我们在广州追着台风跑

2018年9月13日,我和同事接到采访任务,从成都赶赴广州。然而,本要采访的人物却临时缺席,没想到却和今年的超强台风“山竹”来了个正面交手。其实在去广州前,我一直在关注台风“山竹”。接到直播任务时,我才意识到自己真的和“山竹”有缘。

做直播,意味着要对着镜头说一个小时。说什么不会尴尬?说什么不会无趣?直播点位选在哪儿?这些都是考验。我和同事反复商量考察后,最终将直播地选到了中山大学北门。

中山大学北门紧靠广州中大码头,门外便是珠江,遥望广州的CBD珠江新城。9月16日,14点30分,“山竹”逼近,整个珠三角都被笼罩在一片狂风和暴雨中。我们抱着设备从酒店出发,步行前往直播地点。由于风雨实在太大,我们只好选择在路边连接好设备,立刻开始直播。这时,广州已经进入10级风圈,雨打在脸上有些疼。

开始直播后,我们沿着设定好的线路步行至珠江边。平时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,这天走了接近15分钟。雨越下越大,江对面的世界已经“消失”,江水也开始出现倒灌,风刮在码头的玻璃上,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
在这场直播中,我看见一位中年父亲带着儿子在江边奔跑;一位位外卖送餐员还骑着电瓶车,冲进风雨里;我看见一辆辆救援的车辆呼啸而过,前往那些出现险情;我看见很多社区的大爷大妈,在台风后拿着扫把,开始扫水、清理被吹断的树枝……

其实,所有的灾难现场,一点一滴的现场变化都牵动人心,作为记者,我们关注那些被救援的人,我们也定格每一位逆行者的身影,是消防战士、人民解放军,或者是志愿者救援队……这些灾难中逆行的身影,是有关使命感和生命大义的最好注解。

但事实上,很少有人注意到,记者也是灾难中的逆行者,扛着笨重的器材,一步步涉险进入最危险的地带,在第一时间带回一线的真实。文字和画面以新闻的形式让更多人看见,记者却要尽可能模糊和隐藏在新闻后面。这也是天职和使命,是媒体人的担当。

2018 我们在路上

今天,2018年11月8日,第十九个记者节,请允许我们当一回版面的主角,为您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

泰国普吉沉船事件

我们用尊重打开当事人心扉

还;广东的5人少年毕业旅游团,以后的每一张合影,一个人将永远缺席……命运把他们带到这里,然后大手一挥,一半生,一半死。

采访中,最难的不是奔波,是提问。在这座巨大的悲剧中,我要怎么张口让活着的人回忆可怕一瞬,让遇难者家属讲述悲恸故事?最初的几天里,我几乎没有问过任何人任何一个问题,选择在幸存者病房里当一个沉默的观察者,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倒一杯水,或者塞一个靠垫。我做好了“交白卷”的准备,因为害怕任何一个问题,都是对他们的二次伤害。

几天后,在我扶着他散步的时候,海宁人老黄突然主动开口:“你不是记者吗?你为什么不问问题?”然后,他开始慢慢地回忆起自己的一切,庆幸死里逃生,哀痛同生的天人永隔。这样的交谈,从老黄开始,接力赛一样传递。当我选择了“不问”,他们反而觉得被尊重和爱护;当他们选择主动开口,这样的交谈,就不再是一场残忍的挖掘,更像是一次轻柔抚拭伤口的倾诉,和内心痛楚的释放。

在痛苦中仍要追问,在眼泪里仍要记录,用文字记录故事,而故事组成历史——这就是我们的职责。

今年9月,广东的少年们走进了大学校园,带着对最好朋友的回忆,继续自己的人生之路。以后的每一年,他们都会相聚,每一张合影里,都会留出那个空位。新的生命会诞生,而逝者因为被记住,仍活在这里。

而我还路上,随时奔赴下一个未知的约会,用笔,用键盘,用镜头,记录人间冷暖,以温柔目光,守望相聚和别离——我热爱这个职业,其实是因为热爱在这一路上,遇到的坚韧美丽的你们。

泰国普吉沉船事件

我们用尊重打开当事人心扉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



2018年7月5日早上,我和同事从成都飞到泰国清莱,再搭汽车到泰北边境小城清莱,准备采访泰国少年足球队队员们被困洞穴一事。下午2点过,历时6小时,我们赶到了救援现场。4个小时后,泰国南部的旅游胜地普吉岛,满载约百名中国游客的“凤凰号”游轮在暴风雨中倾覆。我们接到后方指令,立刻前往现场采访。

6日我和搭档搭乘最早的航班前往普吉,接下来的一周里,我辗转普吉四处采访,也被带入这场暴风雨后人们悲痛隐忍的情绪之中。

26岁的死者李冠南与妻子小霍同月,小两口是大学同学,恋爱七年,结婚7天,天人永隔;浙江海宁游客家属公司,有超过20名公司员工和家属,死于这场事故;广东人黄俊雄,和其他5名亲友一起来到普吉,只有他一人生

还;广东的5人少年毕业旅游团,以后的每一张合影,一个人将永远缺席……命运把他们带到这里,然后大手一挥,一半生,一半死。

采访中,最难的不是奔波,是提问。在这座巨大的悲剧中,我要怎么张口让活着的人回忆可怕一瞬,让遇难者家属讲述悲恸故事?最初的几天里,我几乎没有问过任何人任何一个问题,选择在幸存者病房里当一个沉默的观察者,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倒一杯水,或者塞一个靠垫。我做好了“交白卷”的准备,因为害怕任何一个问题,都是对他们的二次伤害。

几天后,在我扶着他散步的时候,海宁人老黄突然主动开口:“你不是记者吗?你为什么不问问题?”然后,他开始慢慢地回忆起自己的一切,庆幸死里逃生,哀痛同生的天人永隔。这样的交谈,从老黄开始,接力赛一样传递。当我选择了“不问”,他们反而觉得被尊重和爱护;当他们选择主动开口,这样的交谈,就不再是一场残忍的挖掘,更像是一次轻柔抚拭伤口的倾诉,和内心痛楚的释放。

在痛苦中仍要追问,在眼泪里仍要记录,用文字记录故事,而故事组成历史——这就是我们的职责。

今年9月,广东的少年们走进了大学校园,带着对最好朋友的回忆,继续自己的人生之路。以后的每一年,他们都会相聚,每一张合影里,都会留出那个空位。新的生命会诞生,而逝者因为被记住,仍活在这里。

而我还路上,随时奔赴下一个未知的约会,用笔,用键盘,用镜头,记录人间冷暖,以温柔目光,守望相聚和别离——我热爱这个职业,其实是因为热爱在这一路上,遇到的坚韧美丽的你们。



封面
下载封面新闻APP
浏览最新资讯